

8年圓亡女環保夢 萬畝荒山變「挪威森林」

「如果我去了，把我的骨灰帶回山東，在那片我曾經試圖搞能源林的曲阜山坡地裡隨便找個地方埋了，至少那裡有蟲鳴鳥叫、清溪綠樹……」已逝的復旦大學青年教師于娟曾在《抗癌日記》中如此寫道。為了完成女兒的遺願，于娟的母親舒平毅然回到山東老家在深山裡種樹，8年寒來暑往，已把當年的萬畝荒山變成了一片綠色能源林。清明前夕，在山東曲阜北部的九仙山上，舒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今年將會把女兒的骨灰從上海殯儀館帶回家鄉，讓她在那片楷樹林中長眠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

痛失愛女「不想活」 女兒遺願成寄託

獨自歸山逾八年

2011年秋，痛失愛女的舒平來到曲阜城北九仙山腳下的吳家鎮龍尾莊村，用賣房子和女婿趙斌元籌集的錢款30餘萬元人民幣，從陝西寶雞購買了40萬株楷樹苗，開始上山種樹——于娟生前曾潛心研究黃連木等能源樹種的栽培，希望在家鄉建設一片國家級生物質能源林。為了支持女兒的研究課題，舒平和老伴在這裡承包了近萬畝荒山。

「于娟小時候去郊區，路上要坐人力車，她看拉車的老爺爺鞋都壞了，就跳下車跟在後面一路跑到終點。後來外公告訴她，農民太窮了，要想致富，不是養豬就得種樹。」舒平說，「于娟讀碩士選擇環境資源專業，到挪威後研究的是生物質能源政策，都跟外公這番話不無關係。就是「想讓山裡老百姓過得

好一點」。

2007年7月，于娟在挪威奧斯陸大學讀書時，舒平去探望，母女二人在大學外的湖邊散步，對挪威的森林讚歎不已。于娟對母親說：「我們把挪威的森林搬回家鄉吧！」

漸覺「草木皆有靈」

談起這段往事，舒平的臉上浮起淡淡的微笑，繼而低聲說道，「于娟2011年走後我沒打算活着，她（生前）可能看出來了，和我說，媽媽你要帶孩子，還要去種樹。我知道，她是擔心我才給我留下這兩個任務。她走後我一門心思地種樹，慢慢地發現草木皆有靈性，種樹已成為一種精神寄託。」

後來，很多朋友和義工讓舒平給這片山林取一個名字，她便提起當初和于娟的約定。於是，大家都叫它「挪威森林」。

七成樹苗慘枯槁 淚湧「種死似犯罪」

舒平很快意識到，種樹亦非易事。在朋友和熱心村民的幫助下，40萬株楷樹苗很快種了下去，一個月後卻只存活了三成。看到一棵棵樹苗陸續死去，舒平心疼得直掉眼淚。「這些樹都有生命，種死了一種犯罪……」

撒種育苗從頭學

幾經失敗，舒平發現直接撒種子的成活率更高，「成活率能達到70%左右」。再後來，舒平又學會了育苗，在山腳下搞了幾片育苗基地……

就這樣，春天、秋天種樹育苗，夏天和冬天維護巡山，舒平變得又黑又瘦，卻逐漸成了種樹的行家裡手。「我以前有潔癖，每次出門回來必須要洗

手，在山裡沒有這個條件，一開始很不適應，後來就改成了搓搓手。」

8年來，舒平一直過着極簡的生活，她一個人租住在村裡，自己種菜、養雞，每月的生活費不超過100元，「最常買的是饅頭，吃的大多是水煮菜，很少用油。」龍尾莊的能源林項目已基本完成，2017年當地政府邀請她到鄰鎮的丁莊繼續種樹。她現在居住的小院是去年搬過來的，每年房租三千元。她很滿足：「老伴兒和寶寶來了，可以加一張床，也可以做飯了。」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到，房子裡除了電飯煲沒有任何電器，傢具也僅有兩張床和兩把椅子，廂房裸露着牆土，只有一株玫瑰樹葉子已綠，給殘破的小院帶來幾分生機。

林場逾億絕不售 「這都是我的于娟」

其實，舒平本名蘇萍，女兒走後她改了名字。她說，「原來的蘇萍已隨于娟去了」。

走出自責封閉圈

到2016年，舒平終於從內心的封閉狀態中走了出來。「于娟走後我靜下來想了很多：什麼是重要的，什麼是不太重要的……于娟的死刺痛了我，也從某些方面喚醒了我。我想把這些道理說給于娟的孩子，也分享給所有的人。」舒平說，「我一直自責不是個好母親，沒把于娟照顧好，希望通過自身經歷告訴大家，要教育好孩子，更要照顧好她的生活。」

感嘆人間有真情

為了種樹，舒平一家人這些年陸續投入了幾百萬元。舒平經常遺憾不能時時

陪在外孫身邊，亦心疼女婿為種樹四處籌錢，一直沒有再婚。有人曾經幫忙估算，這片能源林目前至少值幾個億。舒平卻說，這些樹屬於所有參與的義工，將來要歸國家所有。她說：「其實，這片林子最大的受益者是我們家。于娟走後我們感受到人間確實有真情、有好人，而且大有人在。我每天和大自然接觸，對生命也有了另一種感悟，現在我對天地萬物只有感恩。」

每天早上六點，舒平開始上山巡視，5公里的山路，她走得很慢，經常會停下來對着花草樹木說話，有時是一棵楷樹，有時是一朵小花，在她眼中，她們都是她的于娟。

母

愛堅土忍

此生為你完成



■于娟遺著《此生未完成》摘錄了她與死神抗爭的博客文章，感動無數網民。 網上圖片



■舒平和女兒于娟。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

感召30萬義工 來自各階層

受舒平事跡感召，數以萬計的義工加入了「挪威森林」公益項目。據初步統計，人員規模已近30萬餘人，經常有素不相識的人來看望舒平。除了九仙山的萬畝山林，陝西、新疆、福建、貴州、河北等地還有30多個「挪威森林」，有些義工還把楷樹種子帶到了國外。

義工通宵火車探望

福建軍官王斌從網上得知「挪威

森林」後，幾經輾轉聯繫到舒平，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到山東看她，並為即將出世的孩子種下一棵楷樹苗；陝西的一個義工給舒平和老伴兒寄來兩雙鞋墊，一針一線皆是親手製作。

其中年紀最大94歲

濟寧市任城區電視台的胡保玲亦是其中一員。在其多方呼籲下，身邊的許多朋友加入到義工隊伍中來，「他們中有詩人、畫家、公務員、企業家，還有一些退休的老領導，年紀最大的94歲，最小的只有五個月」。

「已種四五千棵樹」

今年65歲的丁慶樓，是丁莊村支部書記。「一開始覺得舒老師太傻了，傾家蕩產在這裡種樹。但她這幾年堅持默默無聞地奉獻，又覺得她太偉大了，希望中國能出現幾百、幾千個舒老師這樣的人物。」他透露，丁莊有荒山五千多畝，他們邀請舒老師到丁莊落戶，把山林盡快綠化起來。目前已經種了四五千棵樹。

去年，「挪威森林」有了正式的名字：曲阜復生能源林。「復，是復旦的意思，生，有生生不息之意，亦象徵着于娟的重生。」

■舒平每天都會上山巡視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攝

亡女曾嘆此生未完成

「在生死臨界點的時候，你會發現，任何的加班（長期熬夜等於慢性自殺），給自己太多的壓力，買房買車的需求，這些都是浮雲。如果有時間，好好陪陪你的孩子，把買車的錢給父母親買雙鞋，不要拚命去換什麼大房子，和相愛的人在一起，蝸居也幸福。」八年前，復旦大學青年教師于娟的《生命日記》震撼了許多人。迄今為止，她的新浪博客訪問量已逾2,000餘萬人次，她的遺著《此生未完成》發行量達數百萬冊。

海歸博士 32歲辭世

于娟，祖籍山東濟寧，海歸，博士，2009年12月被確診患上乳腺癌；2011年4月19日凌晨三時許，

年僅32歲的于娟辭世。她曾在博客中寫道：「若天有定數，我過好我的每一天就是。若天不絕我，那麼癌症卻真是個警鐘：我何苦像之前的三十年那樣辛勤地做蠅掙（寓言中說的一種好負重物的小蟲，見於唐柳宗元《螾蜃傳》）。名利權情，沒有一樣是不辛苦的，卻沒有一樣可以帶去」。

于娟曾在博客中分析自身得癌症的原因，認為與不良的飲食習慣、睡眠習慣、作息時間和環境問題不無關係。她認為：「寫這些文字，哪怕一個人受益，我也會讓自己覺得，還有點價值。」

楷樹能源林 產「生物柴油」



舒平所選的楷樹，又稱為黃連木，是一種能源樹種，可以製造生物柴油，還可幫助山區脫貧，也能綠化荒山，改善自然環境。

國家林業局編制的《全國能源林建設規劃》明確指出，到2020年，能源林達到2億畝，可以提供600多萬噸生物柴油。



■于娟生前抱着兒子，一臉無憂笑容。 網上圖片

記者手記

生固欣然 死亦無憾

遠在天堂的于娟或許沒有想到，母親竟為她種出了一片萬畝能源林。潛心種樹的舒平內心亦很清楚，女兒更想給她一個活下去的理由。母女之間的愛和相互成全，莫過於此。

八年種樹生涯，舒平逐漸走出傷痛，惟餘思念和感恩。於她而言，餘生最重要的兩件事，就是種樹和照顧好外孫。

談起孩子，舒平總有說不完的話：「于娟離去時寶寶只有兩歲，每天都會摸着小床的欄杆問：媽媽什麼時候出院？為此，復旦大學的陳老師專門來給孩子做心理輔導。于娟的許

多同事、同學、朋友亦把寶寶視若己出。」「6歲時寶寶去報鋼琴課，填表的時候他說：媽媽去世了，她和我不在一個世界，但我還能和她說話。」「他主動要求去殯儀館看媽媽，從骨灰盒存放處到上香處有一段距離，以前都是我抱着走過去，寶寶說他是男子漢，自己走得很穩……」

說的人時而歎氣、時而欣慰、時而微笑；聽的人默默垂淚——從業多年，這是最失態的一次採訪。

于娟的丈夫趙斌元曾經引用了趙樸初先生的偈子紀念妻子：「生固欣然，死亦無憾」，深以為然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

■舒平為女兒在曲阜市九仙山建設的「挪威森林」公益林。